集结热门综艺人气选手，“非具象”风格清新亮眼

舞蹈剧场《火车站》：希望能唤起“出发”的勇气

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

近日，舞蹈剧场《火车站》在广州大剧院举行全国首演。这是青年舞蹈家黎星编导的“城市空间系列”作品中，继《大饭店》之后的第二部作品，也是这位《沙湾往事》《天路》《红楼梦》等舞剧男一号、《舞蹈风暴》人气选手以纯粹幕后创作者身份执导的首部作品。谈及创作初衷，黎星表示儿时的记忆让他觉得“火车站像是一个时空隧道”，能把他拉回到最简单干净的时期，“让我收获到很多不同的能量”。

没有讲述完整而具体的故事，而是利用身份不同、情感不同的形形色色人物，试图唤起观众的共鸣并传递力量，是《火车站》的特点之一。黎星坦言《火车站》的核心思想可以用一句话表达——“无畏的人随遇而安，所到之处皆是故乡”。

主创团队活跃于热门综艺，且组合搭配新鲜，是《火车站》的另一特点。Hello Dance吾街舞当家舞者黄潇、马晓龙、昂昂、盖盖等曾在《这！就是街舞》《了不起舞社》等街舞类综艺中表现不俗。此次，黄潇、马晓龙、昂昂不仅与黎星共同担当编舞，还亲身饰演了角色小站长、异乡人、流浪艺人，让街舞元素与这部当代风格的作品实现跨界融合。

《火车站》在穗“首发”，引来不少广州舞蹈迷的兴奋。日前，该作众主创在广州大剧院通过媒体观众见面会的方式，阐述了该作品的创作初衷和幕后故事，并分享了自己的所思所感。黎星表示：“倘若能够带给观众一些鼓舞和力量，我们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
黎星担任该作导演/编舞

导演说 黎星：“火车站像是时空隧道”

羊城晚报：是怎样的契机让您想以“火车站”为题材创作一部舞蹈剧场？

黎星：我出生在湖南郴州，家乡去年才有了机场，所以火车是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出行必备的工具，承载了我很多童年的记忆。我最初去北京求学时，当时的火车还是绿皮火车，至少要坐30多个小时，火车会在不同的站台停留，那时候的站台很有人间烟火气，有人推车卖吃的，有人卖花，有人依依惜别，像是一个小社会，是一个时代的人文缩影，传递了人和人之间炽烈的感情。因此，我会觉得火车站像是一个时空隧道，把我拉回到最简单干净的时期，与那个时期的自己对话时，我可以收获到很多不同的能量。

《火车站》里是没有火车行驶的，只有火车开车前或者是到达后，人和人沟通的那份温度——你可能延误了，你可能迟到了，也许你正在人生中的一个至暗时刻或者低谷，但我们应该看一看站牌上的光亮，望向可以出发的方向，它会指引你往前走。

羊城晚报：作为一个舞蹈剧场作品，您如何评价《火车站》的风格？

黎星：这是一个当代的作品，我希望所有身处于这个时代的人在走进剧场看这部作品的时候，发现它不是靠戏剧故事，而是靠剧中人物的情感能量去唤起共鸣的一部作品。

羊城晚报：为什么会想到与Hello Dance合作？

黎星：我在湖南卫视的综艺《舞蹈风暴》里认识了昂昂和马晓龙，我发现他们是一群非常真实的人。我一直觉得，做艺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真实，这是我喜欢的创作和合作态度。我想用我的眼睛、用我的编创方式把街舞舞者放到剧场，利用这个“放大镜”，让观众更直接地去看到街舞的生命力和那一份藏在表面下的力量感。另外，我是一个特别喜欢“玩”的人，喜欢做没做过的事情，我认为这次合作是我在自己30岁人生里面的又一次冒险。

羊城晚报：您对《火车站》的呈现效果如何评价？

黎星：在排练厅的时候，我觉得是刚好完成了我想要完成的；在剧场合成时，我觉得最后的效果超出了我的预期，而且超过的好像还有点多。用最简单的话来说，就是“好好看”。

羊城晚报：从舞者到导演，您创作的是动力是什么？《火车站》要表达核心主题是什么？

黎星：创作者最大的一个动因，我认为是“表达”。其实到目前为止，《火车站》是我认为最像我自己的一部作品，它也是30多岁的我送给过去的自己的一份礼物。

《火车站》讲的是什么？我觉得是当下我们每一个人需要的一份关于“出发”的勇气。你要敢于相信“出发”这件事情，可能是追求梦想，可能是去远方，也可以是回家……出发不在于去多伟大或者多渺小的地方，重要的是要明确自己想去的方向和内心的安宁。所以，对我来说，火车站是当下能够鼓励所有人的一个场所。《火车站》里的旅客们在经历了种种之后，还愿意提起象征着梦想的行李箱再出发。如果这可以鼓励到一些人的话，我们就心满意足了。

《火车站》海报

《火车站》剧照

《火车站》剧照

编舞说 Hello Dance：“我们在试图跟观众找共鸣”

羊城晚报：最开始面对《火车站》的创作邀约时，你们的内心想法是怎么样的？

黄潇：我觉得时机来了，做舞蹈剧场是我们Hello Dance在很多年前就想做的事情，能和黎星这样很聊得来的人合作去创作，我自然是非常期待的，所以毫不犹豫答应了，这就是一种缘分。

马晓龙：我一秒就答应了，做街舞风格的舞蹈剧场是一个蛮“出格”的事情，街舞舞者也可以在剧场的舞台上跟大家分享不同的东西，这很棒。这也是跟现代舞者相互学习的一个过程，有点像是探险家去做一个新领域的探索，一切都很新鲜。

昂昂：我和黎星是在《舞蹈风暴》认识的，说来也巧，这次合作我当时就梦想过了。当他发出邀约的时候，自然一拍即合了。我觉得，其实黎星早就是Hello Dance的一员了，他严谨、精益求精的排练风格、气场以及对待事情的态度和我们是一样的。这次合作是一种命中注定。

羊城晚报：在你们看来，舞蹈剧场《火车站》表达了一个怎样的故事？

黄潇：《火车站》没有特别具象地去表达某一件事情，而是传递一种感受。我们希望大家在不同角色当中，找到一个和自己挺像的角色，从而引发共鸣。希望能让大家感受到我们所要传递的能量。

马晓龙：《火车站》给我的感觉是——我们要去学会寻找最初的状态，并且告诉自己为什么要坚持到现在。做任何事情都需要勇气，票在那儿，车站也在那儿，来不来，你自己决定。

昂昂：这个作品试图在貌似平淡无奇、随处可见的表象中，挖掘出一些内在的本质的东西。当我们在做一些很平凡的事情时，我们的本心有没有被遗忘掉？你是否还在等待它？我觉得这个是《火车站》想要表达的。

羊城晚报：面对首演，你们的感受如何？

黄潇：这次是我真正以一个演员的身份去面对大家，所以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。我们不单纯是舞者，在整个作品里面有大量需要我们发自内心去表演的部分，它既是有挑战性的，也是我很享受的。

马晓龙：我以前是观众席里的人，没想到这次真的要站在舞台上了，还担任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。我本身很享受当观众的状态，像一张白纸，舞台上的角色需要引导我的大脑去描绘出他们想表达的画面和故事。但这回，我是一个“绘画者”，是执笔人，心情还蛮特别的。

昂昂：除了舞者，我还有舞团管理人的身份，对于舞团来讲，大家已经处于一个非常疲惫的阶段，但是大家并没有因此而松懈。当我们齐心协力在做事的时候，所有的“累”最后都会成为“糖”。

两千多年后，同是山东人的张炜们似乎是忘记了先贤的教诲，偏不把“时务”“机变”当回事

从万松浦到《万松浦》

□陈世旭

将近二十年前，到山东参加中国作协组织的一个活动，山东作协主席张炜来看望大家。张炜是我仰慕的作家，他的创作实力和影响在当代文坛屈指可数。他后来创办的万松浦书院，闻名遐迩。我很好奇。张炜说，那你在这个活动结束后来看看吧。

那次我在万松浦书院住了两天。

书院坐落在山东龙口北部海滨万亩松林，又在港滦河入海口附近——所谓“浦”，即江河入海口，故名“万松浦书院”。

一座现代书院，有着传统书院的所有基本元素：独立的院产、讲学游学及藏书和研修的功能、稳定和清晰的学术品格、以学术主持人为中心的立院方式、传播和弘扬文化的恒久决心和抱负。书院为院长负责制。书院下设办公室、出版部、网站、图书馆、学术部、接待处。办公楼设计吸取了传统建筑古朴典雅的特点，同时借鉴了西式建筑的优点。

院内有黑松林二十余亩，树龄均近半个世纪。两条黑色玄武岩小径回环交织于林中。徜徉其间，可呼吸饱含松脂味的清新空气，欣赏林中鸟雀的啁啾。路边时有野兔跳蹿，雉鸡低飞，让人回归自然，心旷神怡。

学生及员工公寓建在疏林中，为保护原生树木，墙基不时凹进，使树与建筑融为一体；书店和茶屋面河而立。书店内新书名著盈架，墨香诱人。

书院艺术村占地五十余亩，为书院的有机部分，使其学术功能进一步拓展和延伸。

两个研修部均为三层别墅式建筑，灰砖青瓦，如古堡一样伏于林中，朴素平易中凸显雍容。设有办公室及八套独立起居单元，供专家学者研修之用。一楼有健身房，三楼有观景平台：万亩松林尽入眼底，极目远眺，海阔天空。

书院从国内外聘请了数十名专家学者出任院士，联合省内外高校成立了“世界华人文化研究中心”“当代文化研究中心”“艺术批评研究所”等研究机构，并确定了相应的合作项目。

张炜是书院院长。书院是张炜领衔写就的一部巨著。

对一个来自落后地区又因为才华所限而艰难写作的文学中人，我唯一的反应只能是瞠目结舌。

而这并不是事情的结束。

今年年初，收到一家即将创刊的大型文学期刊编辑的电话约稿，刊名是《万松浦》，张炜是名誉主编。很明显，创刊借助的是张炜及万松浦在全国文学界的影响。

约稿编辑转达张炜的口信，希望我把《万松浦》的创刊转告几位大作家。之前张炜已经向他们组过稿了，让我转告，是表明他的恳切。我欣然从命。大作家们多是张炜的好友。有人很为张炜担心：小说的黄金期早已过去，此时创办文学期刊，岂不是逆势而为？这让我心里也不由一紧。同时，恰因此，对张炜及其创刊同仁生出由衷的敬意。

“识时务者为俊杰，通机变者为英豪”，这是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晏子的话。两千多年后，同是山东人的张炜们似乎是忘记了先贤的教诲，偏不把“时务”“机变”当回事，只凭着忠于文学的信念和精神建构的热诚，不论前面有多少坎坷，多少荆棘，多少风霜雨雪，义无反顾地开山辟路，奋然前行。

《万松浦》创刊号今年九月金秋问世。“发刊词”表明，主办者是清醒的：“文化气象纷繁错杂……当代语言艺术正经历一场蜕变新生”，但他们依旧坚持从万松浦到《万松浦》的“持续的精神接力”，“倡导‘纯粹、雅正、现代’的办刊理念”，“祈望作者与读者一起，逐光茂长，长风入松，郁郁葱葱。”

仅仅是这样的勇气，就足令我钦佩。

我抄录了杜甫的两句诗，衷心祝福他们：“新松恨不高千尺，恶竹应须斩万竿。”

年轻时没听老师教导在每个新年立志，中年以后才明白失去了什么，如今到了已经自由自在，想要怎么做就去做的老年

眷恋的味道

□朵拉［马来西亚］

白天艳阳高照的炙热叫人感觉皮肤要裂开，空气弥漫着一股干燥气息，到了黄昏，气温开始下降，冷飕飕的风里夹带着椰浆融合糖香的甜蜜，历久弥香的年饼味道拉开了过年的序曲。

“过年”是南洋人的说法。以前没听过“春节”，到中国以后才知说的是农历新年。回到南洋，大家仍习惯说“过年”。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宣布，废除旧历，改过元旦，那是在1912年1月1日，可民间对元旦毫无感觉，大家照旧庆祝农历新年，一年后春节名称定下来，过年依然叫过年。

最想过年的人莫过于小孩。作家孙犁说：“如果说我也有欢乐的时候，那就是童年，而童年最欢乐的时候，则莫过于春节。”在生活条件奇差，吃穿都有缺失的年代，任何东西入口，都感觉美味，孩子们的过年和味蕾总是相连一块。

走进随时都有大鱼大肉，随时都有甜食汽水和美酒的时代，谁还盼望新年来临？

——我。

当我说我的时候，非常自然，因为童年时代那些特有的年饼一直在脑海萦绕不去。至今依然列为年饼心头爱，永不跌落排行榜的其中两种是“粿加必”和“薯粉饼”。

“粿加必”是马来文Kuih Kapit的译音。Kapit是夹着之意。这说的是制作过程用的圆形饼模。打开饼模，两面皆印有花鸟图案，传说一面代表“峇峇”，另一面代表“娘惹”，“峇峇”（baba）是当年中国人南来，和当地的土著结婚后生下的男儿，女儿叫“娘惹”（nyonya），在东南亚国家，以印度尼西亚、新加坡、马六甲和槟城最多峇峇和娘惹。传自娘惹的“Kuih kapit”是以鸡蛋、椰浆、米浆加适量的糖，搅拌成糊，再夹入饼模，置于炭炉上烘烤，待香味四溢即迅速打开，趁糕饼尚在软热时，赶紧上下一折，又左右再一折，折成小片扇子样的形状，被视为峇峇和娘惹之间书写的情信。叫人充满期待的香甜“情书饼”，过年之前成为传递人和人之间的情意的新年甜饼。

“薯粉饼”又叫“番婆饼”，“番婆”的意思是外国女性。马来文称kuih bangkit。Kuih是糕饼，bangkit有好几个意思，苏醒、起身、起来，还有复活、膨胀、发酵等意。这些字看着似乎和这年饼连不上，了解制作过程，就会发现kuih bangkit是真有意思的名字。

源自本土的马来传统薯粉饼，经过娘惹不断改良，形成今天的番婆饼。制作时，先以小火反复炒熟木薯粉，为增添南洋特有的香气，一定要和斑斓叶同炒，然后需要以一个星期时间待冷，让薯粉退去燥热火气，再加白糖、鸡蛋和椰浆，揉搓成粉团，一小粒一小粒揉压入木制或铜作的糕饼模型，技巧地将饼模在桌边敲一下，这时兔子、梅花、蝴蝶和小鸡一个一个排列桌上。小孩最有参与感的时光，就是拿一支“香脚”，那是拜拜的香烧完了，剩下的红色小木条，蘸一下之前调好的红色颜料，欢喜地把红色点在兔子的眼睛、梅花的花心、蝴蝶的身上、小鸡的头部，粉白的饼即时显出喜气的年味。如果吃到入口无法即化的番婆饼，根据老人家的经验，那是薯粉炒干后没给它冷置一个星期的时间。Kuih bangkit的“苏醒、起身、起来、复活、膨胀、发酵”等，就是从这里边来的吧？

记忆深处白色的小兔子、小朵的梅花、小鸡，蝴蝶，排列着向我走来，可惜时光走得太快，就像入口即化的番婆饼，来不及仔细品味，它们就在口里化掉了，于是，一个接一个，小兔子，梅花，小鸡，蝴蝶，拼命努力要去感觉年的味道，年就这样被吃过去了。

尽管如此，仍期待过年，可以一家人、一群老朋友们聚在一起吃喝闲谈，年味不只是物质的丰盛，而是文化的价值。美好的年味里蕴涵着团圆、幸福和期盼。在新年里享受一家团圆的快乐、亲戚朋友相见的喜悦、对未来幸福的期望。

年轻时没听老师教导在每个新年立志，中年以后才明白失去了什么，如今到了已经自由自在，想要怎么做就去做的老年，除夕夜过后，醒来发现多获得一个新年，赶紧快乐立志，欢喜过年。

眷恋的味道原来不是年饼，是过年。

“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”

冬至大如年

□雷克昌

冬至，俗称“冬节”，时间在每年公历的12月22日或23日，是全年中白天最短，黑夜最长的一天。“冬至”过后，各地气候都将进入最寒冷的时节。古人对冬至的说法是：“极之至，阳气始生，日南至，日短之至，日影长之至。”“至”者，极也，冬至阳生，万物苏醒，过了冬至以后，太阳直射点逐渐向北移动，北半球白天逐渐变长，夜间则渐渐变短，所以俗话说：“吃了冬至饭，一天长一线。”

《后汉书》记载：“冬至前后，君子安身静体，百官绝事，不听政，择吉辰而后省事。”说的是冬至这一天，皇帝要举行隆重的祭天大典，君主们都不过问国家大事，朝廷上下都要放假休息，军队待命，边塞闭关，商旅停业，欢乐地度过一个“安身静体”的节日。正所谓“天子祭天、百姓祭祖”，皇帝百官庆贺冬至，平头百姓自然是“上行下效”，也把冬至当作一个隆重多彩的重大节日来庆贺。《清嘉录》有《拜冬》诗云：“相传冬至大如年，贺节纷纷衣帽鲜。毕竟勾吴风俗美，家家幼小拜尊前。”庄稼人这天放下手里的农活儿，生意人停住正在做的买卖，就连平日里出门在外的人也要赶回家来过冬至节。忙碌了一年的一家老小围炉而坐，包着饺子儿聊着天，阖家团聚，其乐融融，正应了民间“冬至大如年”的说法。

民间流行“冬至”吃饺子的习俗，每年这天，不论家境贫富，饺子是必不可少的传统美食。关于冬至吃饺子的食俗，坊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：相传东汉时期的医圣张仲景，告老还乡时适逢大雪纷飞，寒风刺骨。他目睹乡亲们衣不遮体，有不少人的耳朵被冻烂了，非常难过，就叫弟子搭起医棚，用羊肉、辣椒和一些驱寒药材，放置锅里煮熟，捞出来剁碎，用面皮包成像耳朵的样子，再放下锅里熬制成“祛寒娇耳汤”，施舍百姓。乡亲们服后，浑身暖和，血液通畅，冻伤的耳朵都治好了。后来，每逢冬至人们便模仿做着吃，久而久之形成了吃饺子的习俗。一碗热气腾腾的冬至饺子，犒劳着一年的辛苦，传递着亲情的信息，更浸透着对医圣张仲景的拥戴和怀念之情。

冬至还是酿制水酒的黄金季节，我的家乡湘南嘉禾一带农户，几乎家家酿“冬至酒”。民谚云“冬至酒，舀断手”，是指这天下的水酒，酒出得多，即酒糟化酒率高，且色清味醇，久藏不酸。每逢“冬至”时节，人们便将糯米酿成甜酒糟，再加入泉水制成冬至水酒。往往一酿数缸，除即饮外，大多留作春节才开盖饮用。

我国古代还将冬至分为三候：“一候蚯蚓结，二候糜角解，三候水泉动。”虽然还处于寒冷的季节，泥土中的蚯蚓仍然蜷缩着身体，但阳气初生，麋鹿已经感受到了阴气减退，头角开始自动脱落，山中的泉水也随着阳气的萌动开始流动和温热了。水乃天一之阳所生，阳生而动，所以冬至也代表着万物活动的开始。唐朝杜甫有《小至》诗云：“天时人事日相催，冬至阳生春又来。刺绣五纹添弱线，吹葭六管动飞灰。岸容待腊将舒柳，山意冲寒欲放梅。云物不殊乡国异，教儿且覆掌中怀。”

冬至已至，新春不远，万物复苏春暖花开的春日在牵引着人们的目光，催生着动人的希望。英国诗人雪莱经典名句：“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”道出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祝福和祈盼！

年轮（油画） □罗凯珠